

阳光一族

(新加坡) 尤今

有一种独特的旅游风气，已在中国慢慢掀起了；而这股风气，目前正渐渐地 在年轻族群里蔓延开来。

在云南建水的豆腐店，坐在矮凳上烤豆腐吃时，旁边坐着两名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，大家同是天涯旅人，自然而然便攀谈起来了。

剪短发的程程，像向日葵，有着一张四季如春的脸，说话时眉飞色舞不说话时兴高采烈。蓄长发的素素呢，像莲花，安静，但是，该说、想说、要说的话，全都跑到她那一双洞悉世情的大眼睛里了，所以，就算不说话，她脸上还是热热闹闹的。

程程来自深圳，素素来自上海。她俩原本都是“独行侠”，在重庆青年旅舍认识，觉得投缘，便偕手同游。问她们是不是请假出来游玩的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她们竟异口同声地应道：“不是请假啦，是辞职！”

为了旅行而辞职？我惊讶地瞪着她们。

“是啊，我好多朋友都这样做，没啥奇怪嘛！”程程笑着应道。她大学毕业后，工作了三年，有了一定的积蓄，便自费外出旅行了。她说：“我看我表姐，才二十多岁，青春正茂啊，却活得像个老人，整天在尿布奶粉和开门七件事上兜兜转转，外面的世界在翻天覆地的改变，她却一无所知。”说着，用手在桌子上比了一个爬行的手势，一面比，一面扬起一串细细碎碎的笑声：“生命短暂呀，我不要做一只闭塞的蜗牛，我要做鸟，飞得高高的，看得远远的！”

程程已经在外旅行半年了，现在，准备收拾心情回返家门了。

“我要找份工作，拼个两三年，再出来旅行。老实说吧，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长成怎样一种面貌都不知道，便头发苍苍背驼驼地老去了，我真不甘心哪！”顿了顿，又语调严肃地补充道：“话说回来，我旅行的先决条件是，爸爸妈妈必须有自理生活的能力。一旦他们年迈力衰，或者，健康触礁，我肯定会留在家里照顾他们的！”

程程说话叽里呱啦的，像一览无遗的瀑布。素素呢，细声细气，有条不紊，好似一道风来也不起涟漪的小溪。她也是工作了好几年后，靠着积攒的工资外出旅行的。她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旅行，是自我成长最好的方式，读万卷书，不如行千里路啊。然而，看世界，除了肉眼和心眼之外，还需要体力和脚力，所以呢，我得充分利用年轻的岁月！”

素素已在外“浪迹”了九个月，前半年一直都是“独行侠”；三个月前认识了程程，才有了旅伴。程程回返深圳后，她又得单身上路了。她耸耸肩，说道：“旅伴对我来说，不是至关重要的，缘来则聚，缘尽则散嘛！两人同游固然有其乐趣，单人独游却也优游自在呀！”

她们出门旅行，志在了解世界；玩，只不过是旅游的副产品而已。

让我至感惊讶的是，最近，在元阳、普洱、景洪、昆明等地旅游时，我居然都碰到了单枪匹马的年轻旅者，正如程程和素素一样，她们全都是辞职出来看世界的。她们成熟、睿智、坚强、独立、勇敢、机敏、有趣，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与活力。

中国备受娇宠溺爱的年轻一代，有许多都是“伸手族”（成天伸手向长辈讨钱）与“月光族”（每个月把钱花光），然而，“用双足阅读大地”这一新鲜族群的涌现，却令人对新一代刮目相看，她们当可被视为“阳光一族”。



走路的云

上周去医院赶上人多，大夫告诉我星期一都这样，这回我挑星期五去，人还是那么多。想在走廊长椅上坐会儿吧，看病的都排在了门口，我也只好站起来，排队。

一个年纪同我相仿的老汉，手里攥着一把药盒，从我身边挤进门诊室。我得承认，他长着一把漂亮的胡子。大夫正忙着呢。他不厌其烦地问我大夫，是不是这几种药，是不是从前的吃法，是不是这个一天一回，一回三粒，那个一天三回，一回一粒。然后他说谢谢大夫。然后他说大夫再见。然后他又跟另一个大夫再见。总算出去了。

我低声咕哝了一句：真麻烦。谁知这位老兄不但胡子漂亮，耳朵还特别好使，回身就朝我扑过来：谁麻烦！看病还怕麻烦！我连忙朝他摆手：你当我什么都没说，赶紧走！他还是愤愤不平，意思说我不懂礼节礼貌礼仪和心意。

我也是病人，当然懂得他的心情。病人见到大夫特别是好大夫，就像老妈见到儿女或者儿女见到爹妈，恨不能把心掏出来。问题是一大堆老妈和儿女挤在门口等着见亲人，你能不能节约点？拜年话

我比你多，这两大夫我认识一年了，每个月见一回，谁不亲呐。

噫人的话也是现成的：怎么的，你还想咬我一口？你是来看病还是来拜年？

话虽解劲，不利于和谐社会，我忍了。

抽了一管血，开了一堆药，在街上对付着吃了早点，我走进某银行营业部。要过节了，我得取点钱用。

修身养性

榛子

我得检讨自己的过失，都e时代了我还不会用卡，卡一多我晕菜，就怕不留神把我“卡”那儿。不肯与时俱进就该受折腾。

营业窗口叫到60号了，我攥着63号纸条放心地坐下来。营业厅真暖和，真明亮，也真干净。我想这回快，就差三个号。谁知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轮到我。这半个小时里，一个负责人模样的女同志笑容可掬地领着“金卡客户”插队，另一个窗口接待一对乡村老夫妻，不知是存还是取，估计数额不会太大，

近日整理书房，意外发现一只陈旧的信封，是薛范同志多年前寄来的信，读后使我百感交集，久久难以平静！

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从南山区奉调到市文联工作后不久，接到一封上级转来的人民来信，反映自学成才的残疾人翻译家薛范同志，至今没有工作单位，没有固定收入，希望给予关心照顾。读信后我决定前去登门访问，一看地址不禁愣住了：中山南一路？那不是地处南山区范围吗？记得当年我在区政府任职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别的什么会，我都不兼任职务，只兼任区残疾人联合会会长一职。”不言而喻，我是想为残疾人做点有益的实事。我和区里的残疾人朋友有些交往，主观上也努力为他们做些实事，却为何连这个“轮椅上的翻译家”薛范的情况也不知道呢？这怎能不令我深感内疚？

事不宜迟，我立马到薛范家

QQ好友栏里，儿子上线了，这让我满心欢喜。但是，像是小心守护着一种默契似的，我没有主动跟他搭话。

儿子长大了。去年暑假他从美国回来，我去上海浦东机场接他，眼巴巴地望着出口处，他推着行李车从我眼前走过，我竟然没认出来。脑子里总还是一个孩子的印象，其实他已近20岁，又高又壮实，小伙子的模样了。

更让人感到陌生的是他什么事情都跟你顶着来。你说东，他偏往西。你说对，他就说错。他们父子俩在美国，大小两个男人，针尖对麦芒，没有缓冲地带，争执不断。一开始做父亲的还摆出中国式老子的腔调，时不时用拳头说话，后来越来越多遭遇美国式小子的抵抗。粗壮的手臂一挡一推，受伤的总是老子。而我在国内，经常接到气急败坏的越洋投诉电话。

美国城门失火，殃及中国池鱼。随着父子两代人战争的升级，自今年2月起，小子无声地对我关了QQ。连着几个月，他的QQ头像显示离线。事实上他每天有一大半时间抱着电脑。

他这么烦我吗？是因为点烦的。不仅是因为他认为我和他爸爸“是一伙的”，而且，我看到他在线时，忍不住会问：“在干什么啊”、“作业做了吗”、“这么晚还没睡啊”。

这个年龄，就是与父母渐行渐远的阶段。想当初自己17岁进大学，也是急急地奔向自己的新生活，头也不回。学校宿舍就在上海，但周末并不急于回家，有时一个月不回家也想不起来给父母个音信。

儿子独立性比我更强。从进小学第一天起，就自己整理书包，书包里文具、书、本子分类摆放，任何时候都整整齐齐。到美国读高中后，17岁拿了正式驾照，独自开车穿过几个州去参加他喜欢的国际象棋比赛。

而且，这小子个性沉稳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非

让我远远看着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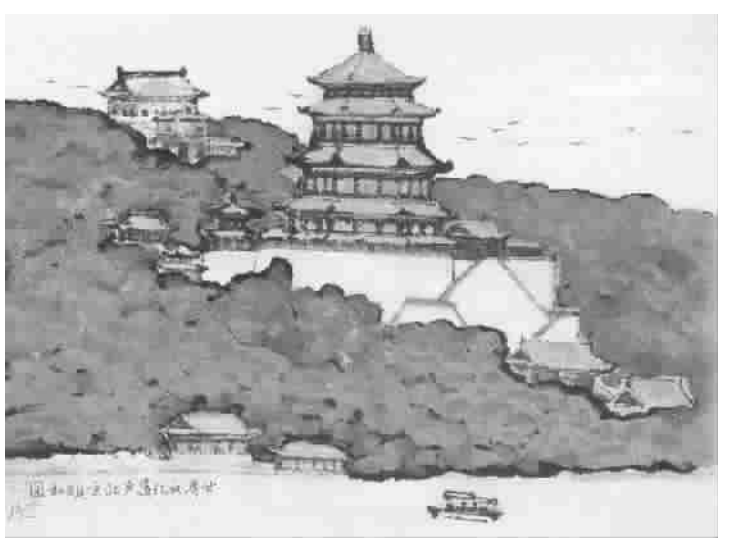
胡健

惘之中。但他很快调整了情绪，在家里自学俄文，四年如一日地自觉坚持，还常常摇着轮椅到图书馆查阅资料。当他从《苏维埃文化》上读到《喀秋莎》《伏尔加河船夫曲》，被那深邃的意境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了，就着手进行翻译，想不到译稿很顺利地在北京的《歌曲》和《上海歌声》同时发表。

从此，如饥似渴的薛范，一面自修大学中文系课程，一面啃外语和音乐史等。1957年7月的一个偶然机会，他第一次接触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心灵就被震撼了，经他翻译后很快就传唱开来。从此，他被誉为“轮椅上的音乐使者”……

作为翻译家和音乐家的薛范，2007年6月应邀访问了莫斯科，受到热情欢迎。

我在莫斯科访问期间，翻译卡佳姑娘是个中国通，她七岁就



颐和园 (中国画) 陈家泠

常深刻的印象。

其一：他10岁时，我们迁新居，打算帮他的房间买一套家具。当时在两套中比选：一套是复合板的，较便宜；另一套是松木的，价格是前者的4倍。我问他：“买哪一套呢？”他没有任何犹豫地说：“那看你们的经济条件吧。”

其二：四年前，上海中考分数揭晓那一天，我下班回到家里，看到他不动声色地在看电视。我问：“你查过数学分数了？考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“还可以是什么意思？到底多少分？”

“150分。”

在美国，坐姐夫的车出去办事。停车的时候，姐夫没有细看路边的告示，等到办完事出来，只见车前玻璃上贴了一张罚单。揭下一看，250美金！正巧那个执法的警察还没有走远，连忙上前询问缘由。原来这个地方是专供商店卸货的停车位。警察解释完毕，告诉你你可以上网提出申诉，也可以现在就去法院，边说边还给你画出怎么去法院的路线地图。

按照警察的指点，我们找到了法院。在一个专门处理交通违章处分争议的受理窗口前，已有两个人在等待。约摸等了二十分钟，开门出来一个中年法官，招呼姐姐和姐夫进去。仅仅十分钟，只见姐夫满面春风地出来，冲我说：“我们赢了！罚单取消了！”不用取证，也不必调查，这么快就解决了？出了法院大门我才想明白，姐夫再过一年就满八十，在休斯敦的任何一个停车点，都能见到不少专门为残

被派往北京学中文，同我的交谈毫不费力，在莫斯科郊外游览时，适逢夕阳西下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还以中文和俄文合唱，唱了一遍又一遍。她惊喜地问我：这首歌词何以会在中国广泛流传？我就说了薛范翻译这首歌曲的故事。在交谈中，我还以赞美的口气介绍了薛范身残志坚，自学成才的事迹，至今已翻译了世界经典歌曲上千首；但我没有说到薛范并无工作单位的情况，而是介绍了他每月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基本医疗保障……

面对薛范2001年1月20日给我的这封信，读着他在信上写的工整的文字：“……去年一年，我一切尚可。生活和医疗有了基本保障，我就无后顾之忧，安心著译。这全仗您的帮助和关心，我一直心存感恩之情……”

我的脸肯定有些热甚或有些红了！应该做的并没有做好，实在惭愧啊！

题李谷一从艺卅周年演唱会

徐天一

常忆玫瑰泣杜鹃，寒梅消息报春先。三十年华今又度，谁负？绒花音色火中妍。一往情深凭泪染，乡恋，彩云冉冉绕青山。百转千回歌曼妙，风袅，潇潇春雨自今还。



疾人保留的停车位，姐姐和姐夫都分别有一块印着残疾车的标志牌。每到一处，把车泊在残疾车位上，将那蓝色的残疾车牌朝车窗前一挂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对老年人的一种特殊照顾！

美国的公交车宽敞舒适，乘坐的多半是老人和穷人。打头的六个座位就是专为残疾人预备的，门口还装有随意启动的滑动板，专供残疾车上下。车辆到站，门口的滑动板徐徐翻转落地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黑人轻而易举地登上车厢后，司机连忙起立，不仅为他掀起座椅板，还亲手帮他扎好保险带。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。全车厢大概只有我睁大一双诧异而又敬佩的眼睛，注视着这一举一动。

“老者为尊，弱者为贵”，这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的共识。

老者为尊，弱者为贵

郑开慧

